

# 大学生感戴量表(GRAT)的修订

孙文刚<sup>1</sup>, 汪金<sup>2</sup>, 韩仁生<sup>1</sup>

(1.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山东 曲阜 273165;

2.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目的: 修订适合中国大学生的感戴量表。方法: 本文通过翻译国外 Watkins 等人编制的 Gratitude, Resentment, and Appreciation Test (GRAT)感戴量表,对其中某些题目做了适当修改,形成中文版的感戴问卷。对陕西、山东和湖北六所高校的 1000 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感戴量表(GRAT)主要包括剥夺感的缺失(充实感)、对自然事物的感激和对社会的感激三个方面,这与 Watkins 等人的研究大致一致,说明 GRAT 具有良好的跨文化的一致性。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所提取的 3 个因素与构想模型拟合较好。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alpha$  系数为 0.910, 分半信度为 0.902, 重测信度为 0.813。结论: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关键词】 感戴; 探索性因素分析; 跨文化;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0)01-0028-03

## Revisal of Gratitude Scale (GRAT)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UN Wen-gang, WANG Jin, HAN Ren-she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se the Gratitude, Resentment, and Appreciation Test (GRAT)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Gratitude, Resentment, and Appreciation Test (GRAT), some items was modified and developed a revised gratitude scal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GRAT was filled by 1000 students from six universitie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EFA have three factors, lack of a sense of deprivation (or sense of abundance), appreciation for simple pleasures, and social appreciation, the three factors are similar for study of Watkins. The result of CFA indicated that the validity of formal questionnaire was acceptable with the factor loading of each item. Internal consistenc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ronbach  $\alpha$  coefficient was 0.910, split-hal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as 0.902. And the test-retest stability coefficient was 0.850. **Conclusion:**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GRAT are verified.

【Key words】 Gratitud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ross-cultural; College students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关于感戴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国外感戴的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感戴研究体系。综合而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感戴进行了探讨。第一,把感戴看成一种情感成分,麦卡洛和埃蒙斯把感戴看作是一种道德情感,认为感戴具有道德晴雨表、道德激励和道德强化的功能<sup>[1]</sup>;第二,把感戴看成一种认知成分,韦纳把感戴看成一种归因依赖型状态,这种状态有两种认知过程:一是得到一种积极结果,二是这种结果是由一种外在的因素造成的<sup>[2]</sup>;第三,把感戴看成一种行为反应,很多学者把感戴和亲社会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认为感戴水平高的个体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关于感戴的测量,目前使用较多的是自我报告测量工具,主要有 GQ6(1 个维度),Appreciation Scale(8 个维度)和 GRAT(3 个维度)。单维的 GQ6 主要关注的是感戴的情感表达,从感戴的深度、频率、广度和密度四个方面共 6 个题目对感戴进行测量。Appreciation Scale 包括 8 个方面,分别是:关注“所有”、敬畏、仪式、目前状况、自我、社会比较、感戴、

损失、不幸、人际关系。GRAT 有三个维度,分别是:对社会的感激、对简单快乐事物的感激(非社会资源的感激)、剥夺感的缺失(充实感)<sup>[3]</sup>。

国内关于感戴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中国人感戴概念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感戴量表的编制<sup>[4]</sup>。在感戴量表的编制上,马云献等人的“大学生感戴量表的初步编制”主要是在 GQ6 四个层面不变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项目发展成为有 14 个项目的感戴量表<sup>[5]</sup>;赵国祥等人的“初中生感戴维度研究”从三个新的维度即人物取向、事物取向、道义取向编制了初中生的感戴量表<sup>[6]</sup>,这与 GRAT 量表的三个维度的划分有一些相似之处;台湾学者把 GQ6 翻译成中文,应用到台湾大学生被试,测量结果表明 GQ6 中的第 6 个项目不具有很好的模型拟合,5 个项目的 GQ6 要比 6 个项目的 GQ6 有更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sup>[7]</sup>。

本研究翻译国外的 GRAT 量表,并对一些题目进行适当修改,采用中国大学生被试,旨在探索 GRAT 量表是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

## 1 对象与方法

### 1.1 问卷的形成

在参考国内外部分成熟的量表的基础上,以及征得 Watkins 本人的同意,翻译 Watkins 等人 2003 年编制的 Gratitude, Resentment, and Appreciation Test (GRAT) 量表,该量表有 44 个原始项目。在课堂上请心理学系研究生和老师一起讨论项目翻译的合理性以及文化的相符性,并进行项目的回译。修改部分明显不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项目,例如:原始问卷第 21 题的表述为“Over the December holidays, the presents I get aren't as good or as many as others seem to get.”翻译过来后,我们改为“过生日的时候,我收到的礼物都不如别人的好也不如别人的多。”第 39 题的表述为“I feel that God, or fate, or destiny, doesn't like me very well.”翻译后改为“我感觉上天、荣誉、命运都不青睐于我。”修改了 2 个项目,保留 42 个原始项目,最终形成包含 44 个项目的初始问卷。问卷采用 Likert 5 点法记分,即非常同意为 5 分,非常不同意为 1 分。

### 1.2 被试

选取陕西、山东和湖北三所高校 240 名大学本科生被试,进行预测,有效回收问卷 224 份。其中男生 89 人,女生 135 人;年龄分布在 18 到 28 岁之间;文史类 124 人,理工类 100 人;城镇 105,农村 119;一年级 36 人,二年级 75 人,三年级 80 人,四年级 33 人。正式施测选取陕西和山东 5 所高校本科生 760 人,有效回收问卷 707 份,其中男生 342 人,女生 365 人;年龄分布 15~27 岁;文史类 372 人,理工类 335 人;城镇 321 人,农村 386 人;一年级 103 人,二年级 215 人,三年级 246 人,四年级 143 人。

### 1.3 统计处理

利用 SPSS13.0 和 LISREL8.70 进行数据录入及相关的数据处理。

## 2 结 果

### 2.1 项目区分度分析

对预测的 240 名被试所得数据进行项目分析,通过计算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得出每个项目的区分度,分析结果显示,各个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均大于 0.20 ( $P < 0.01$ ),相关程度分布在 0.201~0.668 之间。见表 1。有研究<sup>[8]</sup>认为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小于 0.3,则认为这个项目的区分度较低。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第 15、18、20、27 这四个项目上与总分的相关均小于 0.3,故删除这些项目。

### 2.2 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把正式施测所得的 707 份数据随机分成两部分,350 份用于做探索性因素分析,357 份用于做验证性因素分析。先进行项目区分度分析,剔除区分度小的项目第 26 和 33 题后,对剩下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进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发现,数据的 KMO 值为 0.889 ( $P = 0.000$ ),表明数据样本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对这些项目进行因素分析,综合特征根、碎石图和因子负荷(剔除因子负荷小于 0.4 的项目)进行因子抽取,共抽取了 3 个因子,总解释率为 43.13%,项目 10、13、23、29 四个项目的因子负荷均低于 0.4,故将其删除。各因子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见表 2。这 3 个因子除了在“剥夺感的缺失”(Lack of sense deprivation)这个因子上同 Watkins 大体一致外,剩下的两个因子所包含的项目数以及所含的具体项目与 Watkins 的发现有所出入,但这两个因子的含义却与 Watkins 所发现的感戴维度的含义是相似的。仍将这两个因子命名为“对简单快乐事物的感激 (Appreciation for simple pleasure)”和“对社会的感激 (Social Appreciation)”。见表 3。

表 1 大学生 GRAT 感戴量表相关统计值和项目分析结果

项目	M ± SD	项目总分相关	项目	M ± SD	项目总分相关
1	3.90 ± 1.080	0.404**	23	2.72 ± 1.108	0.428**
2	3.81 ± 1.016	0.600**	24	3.67 ± 1.108	0.600**
3	3.45 ± 1.021	0.502**	25	4.01 ± 1.000	0.599**
4	3.96 ± 0.980	0.482**	26	3.12 ± 1.145	0.328**
5	3.42 ± 1.180	0.329**	27	3.29 ± 1.152	0.275**
6	3.46 ± 1.129	0.517**	28	4.02 ± 0.990	0.577**
7	3.81 ± 0.968	0.495**	29	3.84 ± 1.073	0.467**
8	3.87 ± 1.057	0.558**	30	3.99 ± 0.958	0.389**
9	4.30 ± 0.843	0.515**	31	3.85 ± 1.036	0.588**
10	3.90 ± 1.026	0.572**	32	3.25 ± 1.109	0.487**
11	4.27 ± 0.851	0.583**	33	3.19 ± 1.050	0.351**
12	3.99 ± 0.810	0.398**	34	4.15 ± 0.956	0.464**
13	4.17 ± 0.684	0.473**	35	3.64 ± 1.027	0.548**
14	2.94 ± 1.090	0.410**	36	4.38 ± 0.775	0.599**
15	2.94 ± 1.236	0.208**	37	4.08 ± 0.925	0.668**
16	4.14 ± 0.852	0.533**	38	4.21 ± 0.768	0.592**
17	3.85 ± 0.991	0.366**	39	3.94 ± 1.003	0.600**
18	4.24 ± 0.913	0.293**	40	4.41 ± 0.810	0.408**
19	4.78 ± 0.581	0.423**	41	4.39 ± 0.841	0.568**
20	3.12 ± 1.138	0.201**	42	3.34 ± 1.156	0.528**
21	3.50 ± 1.154	0.342**	43	4.32 ± 0.829	0.579**
22	3.55 ± 1.085	0.387**	44	4.74 ± 0.545	0.459**

注:\*\* $P < 0.01$

表 2 大学生 GRAT 感戴量表各因子特征根及方差贡献率

因素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1.剥夺感的缺失	9.199	27.057	27.057
2.对社会的感激	3.737	10.990	38.047
3.对自然事物的感激	1.728	5.081	43.129

### 2.3 量表的信度分析

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0; 分半信度为

0.902;前后两次测验所得的重测信度为 0.813。总量表及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结果见表 4。

## 2.4 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从正式施测的数据中随机抽取 357 份,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模型拟合较好。见表 5。

表 3 大学生 GRAT 感戴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和项目	因子负荷
因素1 剥夺感的缺失 (27.06%)	
1.我觉得生活对我不公平。	0.732
2.看起来其他人从生活中得到的益处确实比我多。	0.714
3.我好像从来没有得到过像别人那样的机会。	0.710
4.生活对我来说就已经够美好了。	0.460
5.似乎从来都是“僧多粥少”,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我的那一份。	0.577
6.仿佛人们常常试图阻碍我进步。	0.416
7.我觉得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事物是我应该得到的,但我并没有得到。	0.608
8.过生日的时候,我收到的礼物都不如别人的好也不如别人的多。	0.446
9.我相信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0.499
10.由于我生活中经历的一些事情,我真的感觉这个世界是欠我的。	0.635
11.我觉得我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坏事情已经超过了我能承受的。	0.646
12.虽然我认为我比大多数人道德高尚,但在生活中我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	0.541
13.我觉得生活使我体无完肤。	0.703
14.我感觉上天、荣誉、命运都不青睐于我。	0.758
15.由于某些原因,我似乎从来不具有别人所拥有的优势。	0.607
因素2 对社会的感激(10.99%)	
1.如果没有许多人的帮助,我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	0.447
2.我常常想,“活着是多大的恩惠啊。”	0.456
3.在生活中,曾经有很多人给了我宝贵的智慧,这对我的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580
4.虽然基本上我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但我还是禁不住想起那些在我人生道路上一直支持和帮助我的人。	0.571
5.我由衷的感激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	0.680
6.有时我想,“为什么我如此之幸运降生在我现在所处的家庭和文化中”。	0.528
7.我认为常常停下来,“列举所受的恩惠”,这是非常重要的。	0.488
8.在生活中,我深深感激他人为我所做的一切。	0.419
9.生活中简单的幸福就是最大的幸福。	0.500
10.我认为对活着的每一天都心存感激是很重要的。	0.535
11.我真的很感激我的朋友和家人。	0.722
因素3 对自然事物的感激 (5.08%)	
1.我常常会被惊叹于落日的美丽。	0.591
2.我时常会为自然美景所折服。	0.719
3.我真正喜欢一些美好的事物,部分是因为对它们心存感激。	0.487
4.我认为“驻足闻花香”是很有必要的。	0.625
5.我喜欢坐着观看雪花飘落。	0.642
6.每年春天,我真的很喜欢看花朵绽放。	0.743
7.我认为享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是非常重要的。	0.463
8.我喜欢春天的郁郁葱葱。	0.675

表 4 大学生 GRAT 感戴量表的信度

	总量表	对社会的感激	对自然事物的感激	剥夺感的缺失
$\alpha$ 系数	0.910	0.813	0.774	0.836
分半信度	0.902	0.786	0.801	0.828

表 5 大学生 GRAT 感戴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

拟合指数	$\chi^2$	df	$\chi^2/df$	GFI	AGFI	NFI	NNFI	RMSEA	CFI	IFI
数值	1219.13	524	2.327	0.83	0.80	0.90	0.94	0.063	0.94	0.94

## 3 讨 论

通过项目区分度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

了 10 个条目,最终形成包含 34 个项目的 GRAT 量表。34 个条目仍然可分为 3 个因子。

在“剥夺感缺失”因素上,修订后的量表与原始量表几乎没有出入,除了第 26 题项目区分度低和第 29 题因子负荷低被剔除外,其他项目均一致。这可能因为这些项目大都是采用反向记分法,并且项目描述的很清楚。在“对社会感激”这个因素上,项目归属差异明显。修订后的量表不仅包含了 Watkins 原始量表的一些项目,而且新纳入了因素 3 的一些项目。仔细观察这些项目的语句描述,我们发现这些项目归属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中美文化的差异。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人的生存发展,个人的享受与价值,他们容易把生活中一些简单快乐事情作为感激的对象;而在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更加强调集体的利益和价值观,提倡个人之间一种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忽视了个人的独立、需求与发展,以至于他们在对简单事情的感激问题上也会变得很复杂,更多考虑到这是他人、社会作用的结果,因此造成一些项目归属上的差异。有研究表明,在日本,积极关系建立在爱、感戴、友谊和责任基础之上<sup>[9]</sup>,相似的研究认为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如集体主义和相互依赖的文化下,人们努力去适应这种文化,并且能敏锐地认识到集体内的这种相互依赖和有义务回报的关系<sup>[10,11]</sup>。在“对自然事物的感激”这个因素上,原始量表中归属于这个因素的项目部分归属到“对社会的感激”因素上,造成此因素项目比较少,但项目都共同反映了对自然美景的感激,所以我们将 Watkins 原始 GRAT 量表“对简单快乐事物的感激”修改为“对自然事物的感激”。

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alpha$  系数为 0.910,分半信度为 0.902。原始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2,各个因素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是:因素一为 0.76,因素二为 0.88,因素三为 0.90<sup>[12]</sup>。修订后的量表与 Watkins 原始量表的维度基本相同,这说明 GRAT 具有良好的跨文化一致性。

## 参 考 文 献

- McCullough ME, Emmons RA, Tsang J-A. The grateful disposit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 (1): 112-127
- Weiner B.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Psychology Review*, 1985, 92: 548-573
- Wood AM, Maltby J, Stewart N, Joseph S. Conceptualizing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as a unitary personality trai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 44: 620-622

(下转第 49 页)



能, 据此初步推断 ADHD 可能存在前额叶功能障碍, Reeve<sup>[7]</sup>与本研究一致。

CPT 测验结果显示 ADHD 组错误数和漏报数得分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表明 ADHD 儿童存在更多的持续性注意和冲动控制缺陷, 与罗学荣等<sup>[8]</sup>报道一致。Spronk 等<sup>[9]</sup>对 5-7 岁 ADHD 儿童采用事件相关脑电位结合 CPT-AX 研究发现 ADHD 儿童存在注意延迟, 反应抑制。本研究发现 ADHD 组 Stroop 色词阅读错误数、颜色命名错误数和颜色干扰命名错误数得分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提示 ADHD 患儿在 Stroop 任务中无法更好地对干扰进行控制。ADHD 儿童在处理含有文字、颜色互相矛盾的信息时, 对文字所产生的干扰的抑制能力差, 表明其存在选择性注意、信息加工和冲动控制缺陷。刘豫鑫等<sup>[10]</sup>采用 Stroop 测验等研究发现 ADHD 注意力水平低于正常儿童, 且具有选择性抑制执行功能缺陷, 与本研究一致。

本研究采用三项神经心理学测试均发现 ADHD 与正常儿童存在差异, 而 Yang 等<sup>[11]</sup>采用 WCST、Stroop 测验未发现 ADHD 存在执行功能缺陷。Solanto 等<sup>[12]</sup>认为神经心理测验有利于注意缺陷为主型和混合型的鉴别, 这提示不同亚型可能存在差异, 而 ADHD 共患病对执行功能存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因此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1 Buitelaar JK. Epidemiology: What have we learned over the last decade? In: Sandberg S. Hyperactivity and Attention-Deficit Disord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2002
- 2 Barkley RA. Behavioral inhibition, sustained atten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Constructing a unifying theory of ADHD. Psychol Bull, 1997, 121: 65-94

- 3 Edmund JS, Sonuga-Barke. The dual pathway model of AD/HD: An elaboration of neuro-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Neurosci Biobehav Rev, 2003, 27: 593-604
- 4 Loo SK, Humphrey LA, Tapio T, et al. Executive functioning among finnish adolescents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07, 46(12): 1594-1604
- 5 姚洪秀.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的短时记忆和执行功能研究.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07, 7(4): 275-276
- 6 周韦华, 罗学荣, 李雪荣.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认知功能的对照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5, 13(2): 187-189
- 7 Reeve WV, Schandler SL. Frontal lobe functioning in adolescen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olescence, 2001, 36(144): 749-765
- 8 罗学荣, 李雪荣.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持续性注意测验的对照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2, 8(6): 389-391
- 9 Spronk M, Jonkman LM, Kemner C. Response inhibition and attention processing in 5-to 7-year-old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symptoms of ADHD: An ERP study.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2008, 119: 2738-2752
- 10 刘豫鑫, 王玉凤.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认知功能的研究. 中华医学杂志, 2002, 82(6): 389-391
- 11 Yang J, Zhou SJ, Yao SQ,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of mind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a sample of children from mainland China. Child Psychiatry Hum Dev, 2009, 40: 169-182
- 12 Solanto MV, Gilbert SN, Raj A, et al. Neuro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AD/HD, predominantly inattentive and combined subtypes. J Abnorm Child Psychol, 2007, 35: 729-744

(收稿日期: 2009-05-10)

(上接第 30 页)

- 4 董霞, 张宁, 姜婷娜. 感戴研究现状及展望.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8, 16(8): 953-954
- 5 马云献, 扈岩. 大学生感戴量表的初步编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4, 12(5): 387-389
- 6 赵国祥, 陈欣. 初中生感戴维度研究. 心理科学, 2006, 29(6): 1300-1302
- 7 Chen LH, Chen MY, Kee YH, et al. Validation of th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 (GQ) in Taiwa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8, 9 (9): 1-7
- 8 潘莹欣, 王垒, 任湘云, 等. 员工工作压力感问卷的初步编制. 心理科学, 2006, 29(2): 312-314
- 9 Yoshida M, Fujii K, Kurita J. Structure of a moral concept

"on" in the Japanese mind: I Japan Journal Psychology, 1966, 37: 74-85

- 10 Kotani M. Expressing gratitude and indebtedness: Japanese speakers' use of "I'm sorry"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Research Lang Social Interact, 2002, 35: 39-72
- 11 Natio T, Wangwan J, Tani M. Gratitude i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Japan and Thailand. Journal Cross-Culture Psychology, 2005, 36: 247-263
- 12 Watkins PC, Woodward K, Stone T, Kolts RL. Gratitude and happiness: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gratitude, and relationships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03, 31(5): 431-452

(收稿日期: 2009-06-30)